



1966年6月1日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M.C. (P) 1600

油印版

每份一角

鼓足干劲 全力以赴 确保援越抗美签名 运动成功!

在全星左翼政党、工团、学生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推动和协助下，一项轰轰烈烈的全岛性的援越抗美签名运动正在进行，并且日益深入和广泛。

这项群众性的反美运动在目前展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火，已有加紧蔓延之势。美帝在越南已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尽管美国不断增兵南越，但也无法阻挡南越人民武装的壮大和取得节节胜利。更何况美国的兵力有限，美国青年反征兵的斗争又越来越激烈。在南越傀儡集团内部爆发了大火拼之后，虽说得到美国支持的阮高奇派暂时压下了阮政诗派，但是，连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阮高奇的地位是更加不稳了。如果阮高奇倒台（这看来是不可避免），那末，美国恐怕再也找不到什么走狗来代替阮高奇了。另一方面，南越敌佔区人民的反美爱国群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在西貢、峴港和順化等大城市的美帝侵略者，近来连出門都不敢，恐怕碰到示威的群众。同时，令美国侵略者伤脑筋（竹头）的雨季又来到了，这正是南越解放军全面出动，展开大攻势，而美伪军陷入全面被动挨打的时候。所有这种情况，都表明美帝国主义将面临更惨重的失败，在南越简直混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是否俯首认输了呢？不，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它不倾全力进行孤注一掷，不把它的老本输光，是不轻易滚出南越的。越输越惨，却又死皮赖脸不跟队输滚蛋，那只有乞灵于扩大战火，妄图从扩大战火之中找出路。美帝国主义打算如何扩大侵略战争呢？最近，美国已拉泰国下水，指使泰国的傀儡卖国集团派兵参加援越战争；在美国的策划下，英国、紐西兰、澳洲、菲律宾和泰国的舰艇正在南

中国海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马来亚（包括星加坡）则作为这项演习的主要基地；最近，阿都拉曼集团和李光耀集团都为美军到马来亚来活动提供一切方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飞机军舰越来越频繁和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公开对中国进行战争挑釁。这一切情况说明，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这项部署得到英帝国主义的密切配合），企图发动一场东南亚大战以及侵略中国的大战；而马来亚（包括星加坡）则被美帝紧紧地拉着，越来越深地捲入美帝这场侵略战争的漩涡。

美帝国主义的上述战争部署和战争行动，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和平，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安全，我们马来亚（包括星加坡）人民绝不能等閒視之，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了我国人民的安全，我们必须坚决开展援越反美运动，我们必须使这项运动变成全国性的、群众性的运动。目前我们进行的援越抗美签名运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援越抗美签名运动，不是叫群众在签名册上签个名就算了，而更重要的是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越南局势和援越抗美的重大意义，并且动员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加这项伟大的反帝斗争。因此，援越抗美签名运动，必须同时是一项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运动，所有参加这项运动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全面地研究越南局势和世界形势

（轉入第 8 版）

評22工團“51大會”提案

廿二間左翼工團在羽球館召开了庆祝五一群众大会之後，星加坡社陣和五間不參加五一大会的左翼工團，相繼对召开大会的做法，以及該大会的提案提出了批評。在这里我們打算针对五一大会的提案，提出我們的意見，並闡述我們对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下同）复归統一的問題的觀點。

首先必須指出，左翼從前認為，馬來亞聯邦和星加坡是一个整体，目前这种状况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人为地製造出来的，是完全違背馬來亞八百万人民的愿望的。星加坡的所謂“獨立”，不过是帝国主义重施“分而治之”的故伎，企图造成一个馬來族为多的联合邦、同一个華族佔多数的星加坡之間的对立，从而阻撓我國人民的反帝團結，破坏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延長其統治壽命。

同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針鋒相对，我們左翼从来都不接受星加坡已从馬來亞整体中分开的所謂“事实”。因为無論在文化历史上，政治經濟上，以及人民的愿望和團結斗争上来看，联合邦同星加坡都是血肉相連、休戚相关的。星加坡是馬來亞的一个主要商业城市，它的關係如同上海和中国的关系，不能設想上海能脱离“中国”而“獨立”。星加坡所謂“獨立”，其後果如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真的成为“獨立”国家嗎？答案是否定的。不論是現在或将来，星加坡都只能作为馬來亞的一部份，作为馬來亞的手臂，決不应提出爭取星加坡“真正獨立”的口号，也不应散播傾向於“爭取真正獨立”的任意误导性言論。誰要是这样做，就会有利於帝国主义推行“分而治之”、分化馬來亞人民團結的政策，而不利於我国复归統一，不利於我国人民的團結反帝事业。

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实行“分而治之”，隔离联合邦和星加坡的情况下，我們如果強調什么“两地”情况不同，“各自为政”，各人斗各人的，各人搞各人的。这在帝国主义看来，不是“正中下怀”嗎？不是正好中了帝国主义分化政策的詭計了嗎？在“五一大会”提案里的一段話，正有這個問題：

“……两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所开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权，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权利的进步斗争，不但沒有違反上述战略目标（指实现一个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而且是实现上述目标所必要的……”（見大会提案第四条）

在这里，提案沒有強調联合邦和星加坡人民的團結斗争，沒有強調相互支援与密切配合，这已是一个大偏差。更严重的錯誤是，提案不是強調馬來亞全体人民團結一致的基础爭取民族民主权利，而是強調所謂“两地人民按自己的具体情况所开

展”的斗争，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权利”。按这样的提法去实践，那么，星加坡的左翼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爭取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这岂不是等於爭取一个“真正獨立”的星加坡嗎？而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爭取“真正獨立”的星加坡，这是荒謬的和极端有害的。

这个錯誤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措辞不当的問題，因为这个錯誤是開过去提出的“退出大馬”的錯誤口号分不开的。而對於“退出大馬”那个口号，直至今天，有关的人还没有进行充份的、深入的檢討，沒有从中吸取必要的經驗教訓，因此，那个錯誤就在今天死灰复燃。众所周知，我們过去就不贊成“退出大馬”的口号，而主張“粉碎大馬”的。今天，事实证明“退出大馬”是个錯誤的口号。

大会提案也呼吁“團結一致，共同对敌”，我們认为，必須在原則立場上求一致，必須基於共同的、正确的斗争路綫来群團結，否則，團結一致是空洞的，共同对敌也是不可能的。要在原則立場上一致，在共同的、正确的斗争路綫的基础上促进團結，那末，首先就必须坚决反对当前左翼运动的主要危險右傾机会主义。而“五一大会”提案对此却隻字不提。提案既然要論斗争路綫、斗争策略，那么，首先就必须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如果不同右傾机会主义决裂，不严肃坚决地批判右傾机会主义，就談不上什么正确的斗争路綫和策略。我們左翼受右傾机会主义的損害已經夠多的了，現在，是一切矢志於左翼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同志和朋友起来彻底剷除右傾机会主义的时候了！



請簽上你的名字，藉以表示——

我們反對美帝在越南屠殺無辜人民！
我們反對美帝的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
我們反對阿都拉曼和李光耀集團同美帝勾結，把馬來亞捲入侵越戰爭的漩渦！
我們堅決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争！
我們決心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

當前工運幾個問題

王毅

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以李光耀為頭子的行動黨政府，是個代表美英帝國主義利益、代表外國壟斷資本（特別是英、美、日等國的壟斷資本）利益的政府。當然，它也代表某些投靠和支持它的民族資本家的特定利益（但這不是主要的）。正是基於這點，我們才說李光耀集團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它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行動黨的基本政策是反人民的、是反工人的。行動黨不能維護工人的利益，反而是處處破壞和阻撓工人的正義鬥爭，這在星加坡廣大工人群眾當中早已成了定論。星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的一系列事實，進一步証明了這一點。

行動黨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敵視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左派工團，千方百計要瓦解和消滅左派工運。行動黨的頭子懂得，左派工運在民族民主運動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是這一運動的中堅力量，對於他們的統治地位有著很大的威脅，因此，它從來沒有放鬆對左派工運的壓制、摧殘和破壞活動。我們左派工運要生存和發展，就不能不隨時準備抗拒和粉碎行動黨反動派的進攻和破壞陰謀。

行動黨反動集團對左派工運的壓制和破壞，可分為如下幾方面：第一、通過所謂“全國職總”（NTUC）及其所屬工會誤導工人，破壞左派工團的組織，分化工人的團結，瓦解工人的鬥爭；第二、濫用政府的權力壓制左派工團，動用軍警殘暴鎮壓左派工團領導的罷工鬥爭。這方面也包括了工業仲裁庭對勞資糾紛處理的不公正，職工會註冊官對左派工團的敵視和偏見以及行動黨政府通過種種反動的法案壓制左派工團的發展（如職工會修正案）等等；第三、派奸細以“進步者”的姿態混進左派工團內部，刺探情報，挑撥離間，腐化工人和一般幹事，提出錯誤的主張和鬥爭路線以誤導工人等等。

除此之外，行動黨政府還以區別公民和非公民、非公民工人必須申請工作准証等措施，妄圖在工人群眾當中製造不和與猜忌，使非公民工人和有公民權工人不能精誠團結，反對我們工人階級的共同敵人。

對於行動黨反動集團的上述壓制、破壞和分化陰謀，我們左派工運應當怎樣抗拒和反擊呢？這是关系到左派工運能否生存和發展、能否負起我們在民族民主運動中的重大問題。

第一、我們必須加強對“全國職總”的揭露和打擊。作為一個黃色工會，“全國職總”出賣工人利益，阻撓工人爭取應有權利的鬥爭的事實是不勝枚舉，尤其突出的是去年被揭露的“勞商”若干頭子的貪污案，有力地說明了親行動黨的工賊是工人階級的叛徒，是侵吞工人勞動果實和鬥爭果實的腐化墮落份子。我們應當經常地、密切地注視“全國職總”的一小撮把持者的一舉一動，充份掌握他們同行動黨

勾結、同資本家勾結（如何思明同行動黨政府及資本家共同簽定所謂“工業憲章”，出賣工人進行鬥爭的權力）的大量事實，及時地向廣大工人群眾揭露他們，打擊他們，喚醒被他們誤導的工人。為了團結和爭取“全國職總”右翼集團影響下的工人，以及鞏固我們左派工運的成員，我們在條件允許底下仍然要展開經濟鬥爭，從而擊破“全國職總”說左派工團“不能替工友爭取改善待遇”的誹謗。不可否認的，那些覺悟不高的工人群眾，對於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經濟鬥爭是比較重視的，再加上近來物價上漲，經濟衰退，工人階級生活日益貧困，因此，廣大工友關於增加工資、保障生活權利的要求勢必越來越強烈。這種要求無疑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左翼工團基於維護工人權益的立場，理所當然的要領導工友展開改善生活待遇的鬥爭。我們相信，隨著社會經濟危機的加深，資本家勢必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壓榨，希圖從工人身上撈回他們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全國職總”要緩和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就越來越不可能了，而工人對“全國職總”就更加不滿，被它誤導和欺騙的工人也會覺醒過來，擺脫它的控制和影響。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改良主義、工團主義是沒有多大的市場的，是必然要破產的。“全國職總”這個行動黨的御用工會當然也不能例外。

第二、僅僅領導工人進行經濟鬥爭這顯然是非常不夠的。工人階級的覺悟，主要表現在政治認識的提高，工人階級的革命化，主要反映在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方面。我們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必須不斷地加強對工人的政治教育，在日常工作中，必須把政治擺在首位，必須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廣泛宣傳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思想學說，加強工人的國際主義教育，提高工人對國內外形勢的認識和分析能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馬來亞，是個小資產階級十分廣大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相當廣泛的影響，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走進了工人階級隊伍（有的是因破產、貧困而當了工人，有的是進

（轉入第6版）



評李炯才的「政治與生活」

一本充滿噁語的反共書

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文化部政務部長李炯才，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政治與生活」。據說該書洋洋十幾萬言，堂皇得很，而且這是行動黨部長所著的第一本書。到底這是怎麼的一本書呢？這是一本反共的書，是一本歪曲歷史的書，是一本美化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丑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正義鬥爭的書。同時，這也是一本狗屁不通，修詞劣拙，違反邏輯，章句混亂，沒有任何獨創見解的書。

這樣的一本烏七八糟的書，有什麼好評呢？

如果這本書只寫來留給李炯才自己看，或者只讓他的太太、孩子看，那誰也管不着。現在，它是以「人民行動黨中央出版局」的名義出版的，並且大量發行，有意炫耀李炯才的「才學」、宣揚行動黨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和大肆醜惡攻擊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左翼和愛國民主運動，這就不能引起我們注意。為了批駁李炯才所發出的謬論，為了揭露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偽善和反動本質，為了捍衛我們左翼的理論思想陣地、打退行動黨反動派的進攻，為了大力宣傳革命的、戰鬥的思想，我們決定對「政治與生活」一書陸續予以評論。

什麼是政治？

這裡，我們打算對幾個基本問題進行一些說明。

李炯才這本書，談的盡是政治問題，到底什麼是政治呢？這個問題，李炯才卻沒有正面加以闡述，他只是說：

「記得於一九四一年底，不宜而戰的日本轟炸機（註：這話狗屁不通。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不宜而戰，而不是日本的轟炸機不宜而戰。難道「轟炸機」會宣戰嗎？）首次在東方樂園——檳榔嶼上空飛翔時，不懂事的善良市民，三五成群地向天空拍手劃腳，談天說地。豈知殺那間，一顆顆炸彈「轟轟」下降，這群可憐的好奇市民，竟變成焦炭（？），可以說死得真明其妙！」

請問諸位讀者，以上這段話是說明什麼呢？能說明什麼呢？至多能說明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和市民的「不懂事」。但是，李炯才先生却說「這就是政治」，於是，上面一段話無形中成了政治的定義。日本

侵略馬來亞，歸根到底，當然是個政治問題，但是，如果拿這一件事當作政治的定義，未免太離譜了。按照李炯才的邏輯，政治就是日本侵略馬來亞。對政治這個名詞做如此荒唐的解釋，這除了說明李炯才政治觀念很模糊、很紊亂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到底政治是什麼呢？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什麼是政治關係呢？政治關係就是經濟關係的集中表現。

這是政治的經典的定義。李炯才先生，你不是說你研究政治和從事政治活動「前後廿年」嗎？怎麼連政治的這個經典定義也不知道呢？既然你不知道，那麼我們就得對這個定義作一番通俗的解釋。

人要生活，就得有生活資料，就得解決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問題，以及解決文化、教育、娛樂活動等精神生活問題。不論是人們吃的糧食，穿的衣服，住的屋子，乘坐的車和船、場所、器具等等，全靠勞動生產才有的。社會上，有一種人，他們佔有了勞動生產的資料（包括生產工具），如佔有了土地、森林、漁場、工廠、機器、原料，他們不需要自己進行勞動生產，就可以過豐足的生活。大家知道，這種人就是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另外一種人沒有生產資料，為了生活，不得不以自己的勞力，拼死拼活地勞動，才能勉強維持生活。例如貧民沒有土地，只好在地主的田地上勞作，工人沒有工廠沒有機器，沒有原料，只好在資本家的工廠里勞作。而地主、資本家就可以四體不動，不勞而獲，並且任意壓榨勞動人民。這樣，由於經濟地位不同，社會上就形成剝削者的階級和被剝削者的階級。這是兩個對立的階級，兩個階級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剝削階級為了維持和鞏固其經濟利益，就要在各方面壓制被剝削的勞動人民，這最集中地表現在剝削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這點上。剝削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也就是控制了軍隊、警察、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立法機關等國家機器。大家知道，掌握在剝削階級手里的上述國家機器（其中最主要的是軍隊、警察），完全用來維護剝削階級的經濟利益以及其他利益，並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和革命運動。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為了擺脫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就必須進行反對剝削階級統治的鬥爭，歸根到底，就是要奪取政權，

（轉入第5版）

(接上第4版)

一本充滿囂語的反共書

把國家機器緊緊地抓在自己的手里，轉過來鎮壓反革命的、被推翻了剝削階級。所有這些，就是政治，政治問題和政治鬥爭。

由此可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一個很平常的道理，這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和農民就能懂得、並易於接受的道理。只有那些地主，資本家以及其他一切剝削和壓迫別人的人不肯接受這個道理。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按上面所說的那樣來認識政治，觀察政治，就等於承認階級的對立和階級的鬥爭，等於承認勞動人民有革命的權利，承認剝削制度是要完蛋的。因此，像李炯才這樣的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他本身就是壓迫者，就是剝削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當然不肯接受對勞動人民有利的思想觀點。

李炯才是歷史唯心主義者

在“政治與生活”一書里，李炯才遺東抄西剪，湊了一大堆未經妥善整理與安排的歷史資料，企圖把文章拉得長一點，顯示他很“有料”。李炯才是怎樣對待歷史呢？這是我們要先弄清楚的。

看了“政治與生活”之後，我們不斷發覺，李炯才一直採取歪曲歷史、割裂歷史、甚至不惜向壁虛構，編造故事，藉以達到他的宣揚反動思想，打擊真理和誤導人民的目的。

我們還發覺，李炯才是一個歷史唯心主義者，而且是非常拙劣的歷史唯心主義者。

歷史唯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將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幾個或一小群“卓越人物”、“特出人物”（例如帝王將相、“聖賢”、學者、才子佳人）的主觀願望。在歷史唯心主義者看來，皇帝吐一口痰，就可能毀掉一個城市，將相講一句話，就可能使一個國家滅亡（中國現代的反動“學者”胡適就是這樣講的。）在他們的眼里，人民群眾是沒有地位的，是消極被動的，是聽任“卓越人物”擺佈和愚弄的“阿斗”和“可憐虫”。

李炯才也是這樣，他看不起人民群眾，不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他也就不認為人民群眾有能力改革社會，認為人民群眾沒有權利起來革命，參加革命的群眾完全是受領袖“利用”和“擺佈”的，他們自己根本什麼也不懂——這就是李炯才的思想觀點。

例如，談到日本侵略馬來亞的問題，李炯才說：“距離馬來亞數千里外在東京的獨裁軍閥集團打定了侵略主義以後，就

決定了星馬五百萬人民三年八個月的生活方式及前途。”你看，一小撮日本軍閥，就決定了星馬五百萬人民的前途！星馬五百萬人民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一點辦法也沒有！在李炯才的眼中，日本軍閥多麼了不起，而人民群眾又多麼軟弱無力。請問，日本的投降，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光復，難道也是日本軍閥早就決定了的嗎？在三年八個月的苦難、黑暗歲月里，有無數的有志氣的愛國者走進森林，轉入地下，過着戰鬥的生活，難道這也是日本軍閥決定的嗎？

又如談到領袖的重要時，李炯才說，假如領袖“是十全十美的，那麼我們就無須憂慮，我們可以不必掛慮他們手中所握有的權力，因為他們是十全十美，不會做錯事情。但是如果他們不是十全十美，那麼我們就會面對種種困難。我們的生活前途，以及子子孫孫的前途，都將受這般領袖的控制。”（見“政治與生活”第七頁）你看，這一個不是十全十美的“領袖”，也能控制我們的生活前途，甚至控制我們的子子孫孫的前途，領袖是多麼了不起，多麼神奇偉大！在李炯才看來，領袖，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領袖，都是人民命運的主宰，我們的前途都得由領袖來決定。

李炯才是十足的歷史唯心主義者，這難道還需要爭論嗎？

然而，李炯才是個拙劣的歷史唯心主義者，因為他還不熟悉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家”的狡猾的詭辯手法，因為他沒有對歷史唯心主義進行任何辯護和闡述。李炯才越是強裝他有“學問”，就越是暴露他的膚淺。

唯一能夠正確地認識歷史、解釋歷史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或叫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有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決定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是生產，而其中最重要和最具能動性的是生產力（生產力，就是勞動者從自然界取得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第二、勞動創造人類世界，這就是說，人之所以離開一般動物的範疇，主要是由於勞動，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人類社會，而勞動人民的活動又創造了歷史。在階級社會中，勞動人民同剝削階級進行劇烈、複雜的階級鬥爭，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因此，歷史的前進，是同勞動人民所進行的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分不開的。

歷史唯物主義是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來看歷史的，而歷史唯心主義則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來看歷史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堅決反對歷史唯心主義者。我們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批判李炯才的歷史謬論。

在“政治與生活”一書里，李炯才表現了他對馬列主義的刻骨仇恨，對於馬列

(轉入第6版)

(接上第3版)

當前工運幾個問題

步的知識份子，打算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尋找出路），這樣，小資產階級意識就必然在工人階級隊伍中表現出來，產生它的不良影響，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思想和路線的主要根源。因此，抵制和剷除小資產階級的不良影響，使工人階級戰鬥隊伍更為純潔，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教育工作與思想鬥爭任務。在大興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和剷除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前提下，我們就可以樹立起敢於鬥爭，敢於勝利，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無產階級戰鬥精神。憑着這種戰鬥精神，我們就完全能夠抵抗得住反動派的進攻，完全能夠徹底打敗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

第三、由於行動黨政府繼續實行法西斯統治，暴力鎮壓和瘋狂逮捕左派人士和工運領導人的事件將越來越頻繁，在這種情勢下，以戰鬥精神武裝工人的頭腦顯然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培養幹部和接班人的工作也顯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以免發生“青黃不接”的現象。為了很好地負起這項工作任務，各工團領導人應當把培養幹部和接班人的工作擺在重要的位置，有計劃、有重點和經常地提拔和培養幹事，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幫助他們提高思想水平和加強工作能力。鑑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不良影響和反動派的奸細混進工會的情況，因此，在我們培養幹事和接班人時，不能不對於他們的思想品質做嚴格的考察和鑑定。我們認為，只要思想品質良好（即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具有聯繫群眾和艱苦奮鬥的作风，具有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既使工作能力差些也沒關係。一個人只要有為工人利益而奮鬥的赤胆忠心，能力差也會變成能力強，理論差也能變成理論強。這點已被無數事實所證明。如果不重視一個人的品質，不考察他的歷史背景，眼睛只看到他的能力強，會講話，會談理論，就憑這點把他捧上領導位置，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些品質不好、歷史背景有疑問的人，有的可能是機會主義份子，有的可能是要出風頭，有的可能是要追求女孩子，有的甚至可能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如果他們混進領導層，豈有不危險之理？

第四、我們必須在共同的原則立場與正確的鬥爭路線這個前提下，加強左派工團的戰鬥團結。我們左派工團的團結，是工人階級團結的標志，這種團結是階級兄弟的團結，而不是俱樂部式的“團結”。團結來幹什麼呢？團結一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及進行捍衛工人權益的鬥爭。團結必須有共同的思想與共同的鬥爭路線做基礎，思想存在着原則分歧，彼此的鬥爭路線不同，就談不上團

結一致、共同對敵。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只能是接受正確的鬥爭思想，遵循正確的鬥爭路線，這才談得上團結對敵。而取得一致的办法只能是“擺事實，講道理”。以多數壓少數，或以行政命令、片面決議等方法是无助於消除分歧，无助於團結。同樣的，迴避會議的討論，不願開誠佈公地提出自己意見來同別人協商，這只有增加彼此的隔膜和猜忌，這對於消除分歧和團結對敵也是沒有幫助的。必須指出，過去某些左翼工團的部份負責人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產生了一些偏見，受到左翼政党和別的兄弟工團的批評，這些犯錯誤的人應做徹底深入的檢討，努力糾正過去的錯誤。例如“工團工作委員會”對於高蔣叛黨事件所採取的態度及所發表的聲明，就是一項嚴重的錯誤，與此事有關的人有承認錯誤、糾正錯誤的責任。鑑於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們重申兄弟工團之間不分大小，不分會員的多寡，彼此應當是平等的，應當本着協商一致的精神來討論問題和解決歧見。我們堅信，目前左派工團之間存在歧見的現象是暫時，左派工團必將在共同的思想原則和正確的鬥爭路線的前提下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將工人運動以及整個民族民主運動推向新的波瀾壯闊的鬥爭高潮！

(接上第5版)

一本充滿謾語的反共書

主義的創造人和代表人物破口大罵，大有打倒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慨。看來，李炯才先生夢寐以求的是到華盛頓白宮去領“反共英雄”勳章吧。

這個問題說來有點可笑，因為在行動黨專制統治下的星加坡，馬列主義是非法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是禁書（華文方面尤其是這樣）。行動黨一方面對馬列主義封鎖得像鐵桶一樣，密不通風，不許人民看馬列著作；另一方面則對馬列主義破口大罵，說它如何如何“荒謬”，如何如何“過時”。這難道是公正的嗎？既然馬列主義是那麼“荒謬”、“那麼不合時”，為什麼你們行動黨却害怕人民接觸它呢？是不是說這樣“荒謬”的東西能夠抓住群眾呢？到底是不是“荒謬”，是不是“過時”，應該由人民自己來判斷呀！難道你們害怕人民的判斷嗎？

有這樣一個人，他隔着鐵籠子，拚命叫嚷要同籠子裏的老虎挑戰，大言不慚說老虎不是他的敵手，但是，他始終不敢放老虎出來同他較量。這人準個是吹牛大王，胆小鬼。而李炯才，不就是這樣的人嗎？寫到這里，問題已經非常清楚，再說下去，咱們的李炯才先生可要暴跳如雷，七竅生烟了。

雲湧



行动党统治下的 “言论自由”

行动党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据说，社会主义有“独裁”和“民主”之分，行动党怕别人误会，以为它独裁，故要在“社会主义”前面特别冠上“民主”二字。行动党果真是讲民主的吗？

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人民（不能包括反动派）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等自由。但行动党统治下的新加坡，完全继承其主子英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等自由百般地限制和野蛮地剥夺。在行动党这种反动政策下，印务馆受压力而不敢承印进步报刊，特别是不敢承印左翼政党和工团的出版报刊；报馆则不敢全文刊登进步团体和左翼政党的声明文告；甚至议员在所谓“国会”中发表演说，也只限十分钟一次，提出口头询问的问题也不得超过三个，身为“国会”议员，也不许在自己的选区里召开群众大会。所有这些，都说明行动党是根本不讲民主的。如果有人说什么行动党有讲一点民主的话，那末，这种民主也只适用于行动党自己。

是不是只有左翼政党、工团和民间团体的言论自由才受限制和无限剥夺呢？不，在行动党反动派的眼中，凡是具有反帝反殖进步倾向的报刊，不管是投机还是不投机的，全都是眼中钉、肉中刺。有些报刊并不反对行动党，但是也没有卖力替行动党捧场，行动党的老爷们对此也是老大的不高兴，因此，我们往往看见这种出版的怪现象，一方面痛骂美帝，讚扬人民中国，另一方面则吹捧行动党，夸奖李光耀

。这是小报刊的“生存之計”也。

最近，有家叫“太阳报”的小报刊被行动党禁止出版，这件事有力地说明了行动党对于人民言论的钳（竹头）制。“太阳报”在国际问题上着重暴露美帝国主义，不时还介绍一些人民中国的情况；在国内问题上，则不时揭露联盟政权黑暗内幕的文章。最近，它发表“高德根死不逢时”的报导，隐隐约约地刺了这个行动党大官幾针，揭开他身上的一些烂疮；它还揭露了“某公”假公济私，利用香港银星艺术团来星演出而大发横财，营私舞弊。这样，“太阳报”就被禁止出版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某公”不是行动党的党棍，何以“太阳报”会被禁止呢？

“太阳报”的准字吊销，这等于行动党同其他报刊进行恫吓：你们要生存，就不得反美，不得讚扬人民中国，不得暴露行动党的黑幕，否则，你们就会面临像“太阳报”那样的厄运。

——请看，这就是行动党独裁统治下的“言论自由”！

我们希望一切维护真理、主持正义的报家和新闻工作者，不畏强暴，将持为读者大众服务的立场，加强反帝反殖的倾向，以“董狐之笔”，反映大众的心声，暴露社会的黑暗，勇敢地歌颂光明。如果你们有勇气，敢斗争，你们就一定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拥护，你们的地位就会越来越稳固。反之，趋炎附势，违背民意，终将遭到大众的唾弃。



美帝在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被冠为“特种战争”。

“特种战争”就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而驱使当地傀儡组织伪军，去进攻革命人民。但从一九六五年三月起，约翰逊政府为了挽救失败，要多派美国军队到南越去，跟着不久，又下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这样一来，就宣告“特种战争”的破产。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朝鲜式的战争”的道路。

所谓“朝鲜式的战争”

，是指美帝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发动的侵略朝鲜的

什麼是
朝鮮式
戰爭？

战争。当时，美帝国主义是糾合了一些僕从国家、撑起

联合国的旗去打仗的，但实际上是美国打的仗。当时杜鲁门政府派了几十万军队、几千架飞机、用上了种种新式武器去打仗，但结果是死伤卅九万多，遭遇惨重的失败，被迫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同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可见，“朝鲜式战争”，也是美帝国主义失败的战争



